



登州古城复兴呼之欲出

□ 董卿 从春龙 高林 黄原
“城,以盛民也。从土,从成,成亦声。”——《说文解字·土部》。

“城”字的左侧为“土”,代表土筑的城墙,右侧为“成”,代表兵器。有了围护都邑的城墙,有了防御外敌的武器装备,才有了城市。可见城墙对一座城市的重要意义。

眼下,烟台市蓬莱区新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在城市更新过程中,三处明代古城墙夯土遗址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让尘封已久的往事再次浮现于眼前……

重见天日

沿画河向南而行,穿过上水门幽深、清凉的门洞,一片刚刚完成拆迁的工地映入眼帘。

坐落于一片废墟之上的,便是三段古城墙夯土遗址。其南北残长约155米,外砌砖石大部分已不在,仅存内部的黄泥夯土。高度也与史书所载“高三丈五尺”相去甚远。

透过残存的砖石、夯土,透过史书中的文字,透过老人们依稀的记忆,我们试着还原古登州的繁华与沧桑——

蓬莱始建于西汉。据《通典》,汉元光二年(前133年)汉武帝东巡至此,寻仙山不遇,“因筑城以为名”。唐神龙三年(707年),登州治所迁此,始为登州城。明洪武九年(1376年),升州为府,并设立登州卫,城池也开始扩大。

据清顺治《登州府志》记载,明登州府

城呈不规则的正方形,城墙高三丈五尺,厚二丈。外墙由砖石砌成,内墙由泥土填塞。建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三座水门及府署、县署、钟楼、鼓楼、牌坊等。四座城门,东称春生门,南称朝天门,西称迎恩门,北称镇海门。四座城门楼仿照当年的京城按楼、台、殿、阁四种形式建造,东为阁式,南为楼式,西为台式,北为殿式。城门楼皆为三重檐,俗称“三滴水”。

“从上水门向南150米,再向东走,大约在今天立交桥的位置,就是当年的朝天门。”烟台市万寿社区党支部原书记赵传诗说,城墙顶部平坦如大道,小时候他跟小伙伴能从上水门一路跑到朝天门。

海防重镇

“蓬莱的兴起、繁荣,都与海防有着密切的关联。独特的地理位置,使蓬莱在历史上一直是北方的海防重镇。”蓬莱区登州博物馆馆长张爱敏,一直关注登州府城墙遗址。古城墙夯土显露出来后,她多次到实地考察,翻阅资料,请教专家,为下一步的开发保护积极建言献策。

蓬莱地处胶东半岛最北端,扼黄、渤二海之咽喉,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隔海相望。宋庆历二年(1042年),郡守郭志高于今天小海的位置建刀鱼寨。后来,登州的海防地位日益突出,逐渐成为一个军事要塞。

宋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元丰八年(1085年),对朝局心灰意冷的苏轼接到了朝廷的委任诏书:复朝奉郎,起知登

州军州事。“注意这里有个细节,谓之‘知军州事’。苏轼的任命书中,‘军’是在‘州’之前的,这个细节,足以看出登州重要的海防属性。”张爱敏说。

虽然只做了五日登州知州,幸运的苏轼见到了海市,写出了“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的千古名句。他还上书朝廷《乞罢登莱榷盐状》和《登州召还议水军状》。一是请求朝廷停止登州“榷盐”制度,为民请命。二是上书朝廷加强海防建设,提出“不得拙差平海兵士”的建议。此后登州历任州府都十分重视海防建设。

“元末明初,山东沿海就开始有倭寇袭扰,沿海居民苦不堪言。登州升州为府,最主要的考虑就是海防。”张爱敏说。

洪武年间的登州卫指挥谢观与指挥金事戚斌以及永乐年间的指挥王宏,对城池相继进行了修筑,形成了后来登州府城墙的规模。当时登州的管辖范围,面积大体相当于半个山东半岛。当时的登州府城,是登州府治、蓬莱县治和登州卫的所在地,集登州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于一身。

值得一提的是,戚斌即戚继光的五世祖。戚斌上任后,家也就迁到登州,从此定居下来。

至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16岁的戚继光因父亡袭了登州指挥金事的职衔,终成一代战神,立下了抗倭戍边的丰功伟业。可以想见,这水门之上,这残存的夯土之上,戚家人和将士们曾留下了数不清的足迹。上水门向北400米,画河的

西岸,即戚继光故里,戚氏牌坊、表功祠等仍在诉说着几百年前的故事。

此后,登州府城墙历经数次翻修加固。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增设敌台28座;崇祯年间,城墙增高三尺五寸;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知县安奎文对城墙进行了重修……

六百多年的兴衰荣辱,古城墙守护着这座城。城墙与城市血脉融为一体,塑造了蓬莱人热情豪爽、急公好义、精忠爱国的性格。

古城复兴

古城墙并不是一天拆除掉的,没有人记得它消失的具体节点。

赵传诗只记得,1965年拍电影《三进山城》的时候,朝天门还在。大约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城里的老百姓不断地取土、取石料。二三十年间,古城墙填平了护城河,变成了一块块土坯和民房的基石,终于成了今天的面貌。

因为人口增长,村里的宅基地越来越紧张,上水门东的城墙被40多户民房包围。上水门西侧的城墙也被武霖社区的民房占用,而上水门能够幸免,实属万幸。

画河原称黑水河,后因画桥而改名为画河。画河两岸,绿柳拂堤,风景如画。画河为登州府的护城河,上水门为三孔式,门阔22米,进深14米,残高9米。门洞南北两侧都建有三角形分水石。

“你看这里,当年用锤子砸,用镐头撬,也根本砸不动。”当地村民说,南侧分

水石上方的石块明显与墙体不同。城墙上砖石咬合非常紧密,取石难度很大,百姓最终放弃。

登州古城是蓬莱人民的根脉所在,如今,蓬莱区计划以蓬莱阁为龙头、十里画河为轴线,古建筑群为纽带,复兴蓬莱历史城区,再现“日出千杆旗,日落万盏灯”的古登州风貌。

城之所以为城,就是因为有城墙。虽然登州府城墙大部分已毁,但从航拍影像图上看,古城遗址的轮廓仍依稀可见。专家认为,登州古城全面复建的意义并不大,但基于古城墙轮廓建设环城绿带,既可再现古城空间格局,提升古城整体风貌,又可以大幅增加绿地和公共活动空间,串联文旅资源,为市民和游客创建一条蓬莱独有的、可触摸、可参与、更真实的城市历史遗址体验廊道。

按照规划,沿登州府城墙的大体轮廓将依次串联起上水门·城墙遗址公园、朝天门公园、魁星楼·小水门公园、城墙根酒吧街、镇海门、下水门公园等,分阶段实施。而城墙轮廓之内,画河穿城而过,鼓楼、戚继光故里、万寿历史街区、西关历史街区点缀其间。

登州古城的复兴,不是单纯的拆与建,它与文旅深度融合,大大拓展了蓬莱旅游的时空格局;民生改善也是它的题中之义,公园、绿地的逐步建设,为市民提供了更多休闲去处。

登上振扬门的顶楼,向南远眺,一个全面“复兴”的登州古城,已经呼之欲出。

非遗传承

□ 王采怡

自2018年文旅融合作为系统性工程推进以来,山东持续推动“非遗进景区”,把各地非遗项目融入当地旅游景区,让游客在休闲放松的同时,“零距离”“沉浸式”感受传统非遗手造的魅力。

连日来,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的“五年牵手新图景”媒体行活动举行,多家媒体记者走进日照市、临沂市、枣庄市等多个地市,探访当地旅游景区内入驻的非遗手造项目,挖掘近年来山东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融入旅游景区的生动实践。

漫步竹林泉水之间,观赏特色民俗表演,品尝当地美食粉皮卷大葱……初冬时节,临沂市沂南县竹泉村旅游景区内,来自天津、东营、济宁等多地的游客正沉浸在古村落的文化魅力中。“以前只听说过‘煎饼卷大葱’,这是第一次见‘粉皮卷大葱’,没想到这么好吃。”来自东营的游客黄女士对这道非遗美食赞不绝口。

“我做粉皮30多年了,‘粉皮卷大葱’是我独创的美食,销量最好时一天要做1000多张粉皮。”黄家粉皮第五代传承人黄树青正在竹泉村的粉皮坊内制作当地名吃“粉皮卷大葱”。刚出锅的粉皮配上新鲜的大葱、黄瓜,再撒上花生、辣椒酱和芝麻盐,绵软筋道,口感丰富,深受游客喜爱。



游客『零距离』感受传统手造魅力

乘“文旅融合”的东风,黄树青把临沂当地的传统非遗搬进旅游景区,既提高了销量,又提高产品知名度。在山东,像他一样在文旅融合发展中受益的人不在少数。

走进日照市莒县莒国古城内的过门笪非遗工坊,五彩斑斓的过门笪引人驻足观赏。过门笪非遗传承人于红说,过门笪有红、绿、黄、粉、紫五种颜色,寓意“五子登科”“鸿运当头”,通过剪纸形式呈现人物生活场景,反映社会面貌。“我们这项非遗技艺入驻景区之后,被很多游客喜爱。我现在除了进行非遗创作,还设计文创产品,接待研学团体,年收入可达60万元。”

“我今年56岁,已经连续入驻景区13年,最早在台儿庄古城,后来去了翼云石头部落旅游度假区。”枣庄泥塑传承人刘进潮说,作为常驻景区的非遗传承人,他经常在景区面对面向游客介绍作品。“看到大家喜欢传统手造,我很有成就感。”刘进潮介绍,枣庄许多景区提供场地和补助,非遗传承人可以选择表演非遗技艺和售卖手造作品两种方式获取收入,方式灵活、收入可观。

刘进潮认为,旅游景区为非遗传承人和游客提供了一个相遇的平台,让传统手艺真正“活”了起来。“希望未来有更多游客在景区里看到非遗手造,感受、了解并爱上它们。”刘进潮说。

文史佳话



临清贡砖见证时代变迁

千年古县临清在明清时期凭借漕运迅速崛起,造就了“南有苏杭,北有临张”的繁荣景象,而让临清声名大噪的竟然是一块块不起眼的砖。

“临清的砖,北京的城,紫禁城上有临清……”这句俗话说的就是临清贡砖。贡砖烧制技艺历史悠久,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称。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即开始准备迁都,大兴土木十六年之久。永乐元年,诏以北平为北京,改北平府为顺天府。永乐四年(1406年),北京方面的臣僚开始奉旨征调工匠、民夫上百万人,正式营建北京宫殿。临清烧制的砖被钦定为贡砖,从武英殿到乾清宫,从天坛到地坛,从紫禁城到明十三陵,北京到处可见临清贡砖的身影。

为什么临清烧制的砖能选为贡砖呢?答案在1958年的考古发现中被揭晓:在万历皇帝的明定陵中,当考古队员掘开通往地宫的金刚墙时,惊奇地发现,这些古老的城墙砖如同新出窑的一样,不蚀不碱,用手指轻叩,可以听见金石之声。而

且,这些墙砖埋于地下数百年还能完好无损,可见其坚硬无比。《临清州志》也有记载,临清贡砖“击之有声,断之无孔,坚硬茁实,不碱不蚀”。

那么,是怎样的工艺造就了如此独特的贡砖呢?

一是因为临清盛产“莲花土”。所谓“莲花土”就是切面由一层红、一层白、一层黄构成的土壤,这种土壤是由黄河冲积而形成的淤积土,土质粘沙适宜,细腻无杂质。再者,临清地区的水质很好,漳卫河水清澈碱性小,也非常适合制砖。

二是因为精湛考究的烧制技法。临清贡砖的传统烧制工艺分为土、泥、坯、烧四大流程,共十八道工序。在其传承与发展的过程中,这些工序被后人总结为:选土、碎土、翻土醒土、澄泥还性、和泥醒泥、铁棍击打、双脚踩踏、撮边打垛、排泥除泡、模具修板、排泥拍打、扣坯成型、修坯整形、凉坯晒干、上架待烧、入窑码坯、烧十烟五、阳水润窑、验砖出窑。一道一道工序的精雕细琢,才能淬炼出具有温润如玉的肌肤纹理的蓝灰砖。

据有关文献记载,当时临清地区的皇家御窑,窑场门前立着御赐的黑红棍,该棍具有尚方宝剑同等威力,客户用此棍打死擅闯砖窑的人,可免罪。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紫禁城里的灯火灭了又亮,可临清的砖窑却一直红红火火。其盛况从清朝文士袁旭的诗中可见一斑:秋槐月落银河晓,清洲土里飞枯草。劫灰助尽林泉空,官窑万垛青烟袅。到了清朝末年,官吏的层层剥削,成倍地增加了窑户及工匠的负担,同时皇家采购又难以继,临清砖窑逐渐走向了衰败的道路,后来,漕运船上的贡砖随着大运河的夕阳一起消失在了历史的年轮里。

如今,临清贡砖烧制技艺在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和保护下重焕生机,一批批新烧制的非遗贡砖与紫禁城里那些饱含沧桑却坚固如初的贡砖一起,继续见证着历史与时代的发展变迁。小小临清砖,巍巍北京城,好一场运河非遗的奇幻漂流!

(临清市侨联、临清市文化馆供稿)